

DHARMA LIGHT MONTHLY

法光



法光雜誌 新第 9 期 (總 392 期) 2025 年 7 月

目次

披覽《究竟義法勝利經》隨筆——文獻概述	高明道	1
2024年臺灣及本參學之觀感	王堯仁	27

披覽《究竟義法勝利經》隨筆 ——文獻概述

高明道

歷史上翻成漢字、編入藏經的佛典，能在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或華人信仰的弘揚上扮演有分量角色的，只有少數幾部。絕大部分保存於三藏的文獻並未普遍流通，也未曾為說法者採用成頻繁宣講的對象。最早見於「隋沙門法經等撰」¹《眾經目錄》卷第一《大乘修多羅藏錄·眾經一譯》的《第一義法勝經》²及隋「開皇十七年翻經學士臣費長房上」³《歷代三寶紀》（簡稱「《長房錄》」）卷第十二《大隋錄》所謂《大威燈仙人問疑經》⁴，此兩部同本異譯是這許多未受重視的著作當中的典型例子。據法經的目錄，「《第一義法勝經》一卷」為「後魏興和年留支」⁵所譯。「興和」是東魏孝靜帝的年號，換算西曆，約當 539 年十一月至 542 年十二月，不過在《第一義法勝經》經文之前，華文藏經都刊載一篇《〈第一義法勝經〉翻譯之記》⁶。其陳述詳細而完整，如下：

夫愛法者，必深善根⁷，《涅槃經》云供佛二恆⁸。魏尚書令儀同高公⁹重法心成¹⁰，生上財想¹¹，博採梵文¹²，廣崇翻譯。且《第一義法勝經》者，諸法門中，此其髓也。公意殷誠，感之題額。沙門曇林¹³、瞿曇流支¹⁴，興和四年歲次壬戌九月一日甲子換文，始末四功，質義乃定，五千五百七十六字¹⁵。

所謂「興和四年歲次壬戌九月一日甲子」即西曆 542 年 9 月 25 日。¹⁶至於《長房錄》有關第二譯本的記載，共有三筆資料：（一）卷第三——「帝年下：魏、晉、宋、齊、梁、周、大隋」¹⁷——大隋開皇六年下記載：「《大集經》六十卷，沙門僧就合；《大威燈經》¹⁸、《八佛名號

經》¹⁹、《希有校量經》²⁰、《善恭敬師經》、《文殊尸利行經》合五經，并闡²¹那崛多出。」²²（二）卷第十二《大隋錄》「北天竺撻達國三藏法師闡那崛多」²³譯本中列出「《大威燈仙人問疑經》一卷」，並雙行夾注：「開皇六年正月翻，二月訖。沙門道邃筆受，沙門彥琮制序。」²⁴

（三）卷第十三《大乘錄入藏目·大乘修多羅有譯錄》收錄了「《大威燈仙人問疑經》一卷」。²⁵隋文帝開皇六年正月至二月的時間範圍，換算西曆，即 586 年 1 月 25 日至 3 月 25 日。因此，《第一義法勝經》、《大威燈仙人問疑經》兩部經的翻譯相隔不到半世紀。

古代編纂經錄的大德注意到該二部修多羅為同本異譯，是從「隋翻沙門及學士等撰」²⁶《眾經目錄》（簡稱「《彥琮錄》」）²⁷開始。其第二卷《重翻·大乘經重翻》記載²⁸：

《第一義法勝經》一卷 後魏興和年留支譯。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一卷 隋三藏闡那崛多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至於二部歸類問題，最早有系統分類、完整保存的唐「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裡，兩部經編入《有譯有本錄·菩薩三藏·菩薩契經藏·五大部外諸重譯經》²⁹，意即不列入《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或《涅槃》五大部下。元代慶吉祥等所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的安排是在《契經藏·菩薩契經藏·顯教大乘經·諸大乘經》³⁰，明朝「北天目沙門釋智旭彙集」³¹的《閱藏知津》則歸入《經藏·大乘經·方等部·方等顯說部》³²，二十世紀初日本學者新整理的《大正藏》抉擇編入《經集部》，而呂澂一九六三年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認為《經藏·寶積部》是較理想的安頓處³³。足見，有關二經的屬性，看法相當分歧。

除了僅僅羅列基本資料的經錄外，曾提該二書的典籍，雖有提要性

的目錄、古德的注釋與近代學術作品等三種不同類型的文獻，然而不但每類中的相關著作寥寥無幾，且更各書上涉及到的文字亦極其有限。例如華夏佛門提要經錄上的介紹，有元清源居士王古所撰《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第三列「本同譯別」的兩經後則說：「仙人問佛眾生流轉諸趣、生滅輪回、業相體性義，佛說此經。」³⁴另有明代智旭彙集的《閱藏知津》，在《佛說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下陳述：「佛成道未久，大眾雲集。佛入寶捨三昧，出無量化身。十方化佛皆集，十方世界猶如一會。勝分菩薩說偈問法，大威光仙人止之，自問所疑。佛為決疑，遂發大願求一切智，一切仙人亦同發願。佛悉授菩提記，復出舌相，說持經功德，仍以此經囑累文殊菩薩。」³⁵至於古代華僧著作裡獨立援引《第一義法勝經》者，據初步考察，僅有隋代慧日道場沙門釋吉藏（549-623）的《〈勝鬘〉寶窟》³⁶與宋永嘉沙門釋從義（1042-1091）的《〈法華經〉三大部補注》³⁷，而《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情形雷同，單單有唐魏國西寺沙門法藏（643-712）的《〈華嚴經〉探玄記》³⁸。這些參考契經的注疏，各只於一處述及譯本中的一種。近代學術性著作相關論述同樣缺乏。筆者目前看到的資料唯有印順導師巨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第十二章《文殊師利法門》第一節《有關文殊菩薩的教典》第一項《文殊教典略述》第十目：「《第一義法勝經》，一卷，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異譯，略）。佛為仙人說眾生無我，隨業受報。囑文殊護念流通。」³⁹

本經除兩種中文譯本外，另有勝友（Jinamitra）、施戒（Dānaśīla）、智軍藏（Ye shes sde）三位⁴⁰共譯的藏文本 དོན་དམ་པའི་ཚེས་ཀྱི་རྒྱལ་པོ་རྒྱལ་པོ་，編入《甘珠爾》的修多羅⁴¹。其經首注明的梵語經名“*paramārthadharmavijaya*”⁴²，可以直接與後魏留支本經題中的「第一義法勝」及《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上的音譯⁴³對照：

param(a)	ārtha	dharma	vijaya
八囉麻	阿囉 _{二合} 怛	達哩麻	尾札亞
第一	義	法	勝
དོན་ དམ་པའི་		ཚམ་གྱི་	རྣམ་པར་རྒྱལ་བ་

因此，拙文在不特定指某種譯本而廣泛談本經時，則採避免與任何歷史上的書名混淆的《究竟義法勝經》。藏譯本與漢譯本一樣，鮮受矚目。當然，經錄都予以收錄⁴⁴，而在 84000: Translating the Words of the Buddha（《八萬四千·佛典傳譯》）的護持與監督下，UCSB Buddhist Studies Translation Group-2（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佛教研究翻譯小組二）於 2021 年也發表了英譯本 *Victory of the Ultimate Dharma*⁴⁵，堪稱本經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值得讚歎肯定。除此之外，其餘著作中，筆者目前找到的唯一提及本經的地方是研究色拉寺歷史的巨著 *Sera Monastery* 在述及十種法行⁴⁶時，注中引述名為 *Victory through the Ultimate Dharma* 的契經⁴⁷，說“whoever writes this Dharma teaching or causes someone else to write it will become enlightened—attaining perfectly complete enlightenment, endowed with bodily and mental bliss”⁴⁸，相當於《第一義法勝經》的「若能書寫如是法門，彼人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為不難」⁴⁹與《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的「若有善男子於是經典若自抄寫，若教人抄，當知：彼人即是受持一切諸佛甚深法藏，常得歡喜，速獲安樂，於未來世當得作佛」。⁵⁰至於這部經裡有沒有講故事或所傳達的義理為何，這些顯然尚未引起學界的興趣。⁵¹

注釋

- 1 見 T 55.2146.115 ac 6。
- 2 見釋顯照著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2019 年碩士論文《隋法經等〈眾經目錄〉研究》第 101 頁。《大正藏》參 T 55.2146.116 c 9。
- 3 見 T 49.2034.101 c 18。
- 4 參同上，103 c 15。
- 5 依上引釋顯照著，該筆資料版本上唯一的出入在於北宋的《毗盧藏》、宋元之間刊刻的《磧砂藏》以及《大正藏》所謂《宋》、《元》、《明》三本，「留支」前有「沙門」一詞。
- 6 見 T 17.833.879 b 5-15。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之記」的「之」字，《明藏》無。
- 7 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必深」的「深」後，《宮》、《宋》、《元》、《明》四藏有「種」字。「必深善根」未見他處。南方系藏經編者大概感到讀起來不習慣，所以增添「種」字，不過「深」本含動詞「加深」義，多出一動詞，反而破壞該《記》一句四字規律，實無必要。
- 8 《涅槃經》此義或許是由「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¹《大般涅槃經》卷第六《如來性品》第四「若有眾生，於二恆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²演繹而來。
- 9 「魏尚書令儀同高公」另見於《〈金色王經〉翻譯記》³、《〈毘耶娑問經〉翻譯之記》⁴、《〈奮迅王問經〉翻譯之記》⁵、《〈不必定入定入印經〉翻

1 見 T 12.374.396 c 16。

2 見 T 12.374.398 c 12-14。

3 參 T 3.162.390 c 14-22。

4 參 T 12.354.223 b 21-c 2。

5 參 T 13.421.935 b 10-20。

譯之記》¹與《〈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蜜經初品法門〉翻譯之記》²。據鎌田茂雄著《中国仏教史》第四卷《南北朝の仏教(下)》³第 163 頁⁴考證，「魏尙書令儀同高公」是指後來北齊世宗文襄皇帝的高澄。

10 「重法心成」出自 508 年後魏菩提流支等譯《〈十地經〉論》卷第五：「於得眾多勝妙財寶，然不愛樂，重法心成故。」⁵

11 「生上財想」亦出自《〈十地經〉論》同卷：「經曰：『……是菩薩得聞一偈正法，生上財想，勝得轉輪聖王位。……』論曰：『……是菩薩得法轉生喜心成就，勝得轉輪王位、釋梵天王等，如經「是菩薩得聞一偈正法，生上財想」，乃至「勝得釋提桓因、梵天王處無量劫住」故。』」⁶

12 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梵文」的「梵」字，《宮》、《宋》二藏作「胡」。

13 古時釋氏文獻中，沙門曇林之名未見於《高僧傳》，但可參考的資料，除第 9 注所提《金色王經》、《毘耶娑問經》、《奮迅王問經》、《不決定入定入印經》、《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蜜經初品法門》等五篇《翻譯之記》外，尚有以下重要文獻記載可資參考：《〈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翻譯之記》的「助譯弟子瞿曇流支、對譯沙門曇林之筆」⁷、《〈正法念處經〉敘》的「有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比丘曇林、僧昉等，竝鉤深索隱，言通理接，延居第館，四事無違，乃譯明茲典」⁸、《〈一切法高王經〉翻譯之記》的「大乘學人沙門曇林、婆羅門客瞿曇流支在賈大尉定昌寺譯」⁹、《〈寶髻經四法

1 參 T 15.645.699 b 9-20。

2 參 T 30.1565.39 c 5-16。

3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4 中文譯本可參（一）關世謙譯《中國佛教史》第四卷《南北朝佛教》（臺北，獅子吼雜誌社，民國 80 年）第 181 頁，（二）周淨儀譯《中國佛教通史》第四卷（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第 191 頁。

5 見 T 26.1522.155 c 17-18。

6 同上，155 b 14、155 b 22-23、155 c 6、155 c 20-24。

7 見 T 12.341.115 b 11-12。

8 見 T 17.721.1 b 9-11。

9 見 T 17.823.858 c 17-19。

憂波提舍〉翻譯之記》的「中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愛法之人沙門曇林」¹、《〈轉法輪經憂波提舍〉翻譯之記》的「故請法師毘目智仙并其弟子瞿曇流支於鄴城內在金華寺出此義門憂波提舍。……沙門曇林對譯錄記」²、《〈三具足經憂波提舍〉翻譯之記》的「三藏法師毘目智仙、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愛敬法人沙門曇林於鄴城內在金華寺……」³、《〈業成就論〉翻譯之記》的「誠心敬請三藏法師烏菴國人毘目智仙共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釋曇林等在鄴城內金華寺譯」⁴、《序〈迴諍論〉翻譯之記》的「烏菴國人刹利王種三藏法師毘目智仙共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在鄴城內金華寺譯。……對譯沙門曇林之筆受」⁵。

- 14** Chung Hung Henry Shiu (邵頌雄) 2006 年多倫多大學博士論文 *The Non-duality of Nonconceptual Wisdom and Conceptual Cognition: A Study of the Tathāgatarbha Teaching in the Anūnatvāpūrṇatvanirdeśa-parivarta* 第 288 頁羅列後魏留支的不同譯名 (“His name is transcribed into Chinese in a number of ways: ...”)，忽略了《〈第一義法勝經〉翻譯之記》此處的「瞿曇流支」，不過更大的問題在於將「瞿曇」讀成“Jutan”。這並非這位華人學者的專利——Shi Zhiru (釋智如) 著 *The Making of a Savior Bodhisattva: Dizang in Medieval China*⁶ 第 264 頁的“Gautama Saṃghadeva (Jutan sengqietipo 瞿曇僧伽提婆)”或 Zhihua Yao (姚治華) 著“Yogācāra Critiques of the Two Truths”⁷ 第 330 頁的“Gautama Prajñāruci (Jutan Boreliuzhi 瞿曇般若流支, ...)”，都是同樣的例子。

外國學者更不用談，諸如 Yano Michio (矢野道雄) 著 “Yabuuti Kiyosi as a

1 參見 T 26.1526.273 c 26-29。

2 參見 T 26.1533.355 c 9-13。

3 見 T 26.1534.359 a 9-11。

4 見 T 31.1608.777 b 16-18。

5 參見 T 32.1631.13 b 15-18。

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7 收錄於 Chen-kuo Lin、Michael Radich 合編 *A Distant Mirror: Articulating Indic Ideas in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4) 第 313–335 頁。

Historian of Exact Sciences”¹ 第 15 頁的 “Jutan Xida 瞿曇悉 (phonetic translation of Gotama Siddha)”²、Stephen Eskildsen 著 “Emergency Death Meditations for Internal Alchemists”³ 第 384 頁第 31 注的 “Jutan Panruo [sic!] Liuzhi 瞿曇般若流支”、April D. Hughes 著普林斯頓大學 2014 年博士論文 *Waiting for Darkness: Judgment, Salvation, and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in Medieval China* 第 37 頁第 61 注的 “Gautama Saṃghadeva (Jutan Sengqietipo 瞿曇僧伽提婆)” 以及第 39 頁的 “Gautama (Jutan 瞿曇)”、Robert Sharf 著 “Knowing Blue: Early Buddhist Accounts of Non-Conceptual Sense”⁴ 第 861 頁第 36 注的 “Saṃghadeva (Jutan Sengqietipo 瞿曇僧伽提婆)”、Mark Strange 著 “When Emperor Wu Met Bodhidharma: A Reading of Mid-Tang Religious Policy”⁵ 第 126 頁第 19 注的 “Jutan Sengqietipo 瞿曇僧伽提婆 (Gautama Saṃghadeva)”、Dennis Wuerthner 著 “Unhappy Confucians, Take Heed! Reading Seoljam Kim Siseup’s Geumo sinhwa as Anti-Religious Propaganda-Fiction”⁶ 第 52 頁的 “a starch-Confucian, who belittles Jutan’s teachings as wild words designed to control the inferior”。特別認真的作者還注明聲調，如 Michel Mohr 著 “Filial Piety with a Zen Twist: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Surrounding the *Sutra on the Difficulty of*

1 收錄於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18 (2001) 第 13-19 頁。

2 另參 Gil Raz 著 “Time Manipulation in Early Daoist Ritual: The East Well Chart and the Eight Archivists” (收錄於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18, No. 2 [2005] 第 27-65 頁) 第 43 頁第 54 注的 “Gautama Siddhārta (Jutan Xida 瞿曇悉達)” 與 Persis Berlekamp、Vivienne Lo、Wang Yidan 合著 “Administering Art, History, and Science in the Mongol Empire: Rashid al-Din and Bolad Chengxiang” (收錄於 Amy Sue Landau 編 *Pearls on a String: Art in the Age of the Great Islamic Empire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第 67-99 頁) 第 96 頁第 23 注的 “... are found in Jutan Xida, *Kaiyuan zhan jing* (Divinatory Treatise of the Kaiyuan Period)”。

3 收錄於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92, Fasc. 4/5 (2006) 第 373-409 頁。

4 收錄於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8(3) (2018) 第 826-870 頁。

5 收錄於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31, No. 1 (2018) 第 119-165 頁。

6 收錄於 *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 Volume 26, Issue 2 (2023) 第 46-76 頁。

*Reciprocating the Kindness of Parents*¹ 第 7 頁的 “Gautama Saṃghadeva (Jùtán Sēngqiétípó 瞿曇僧伽提婆)”、Kim Kyong-Kon (金慶坤) 著 “Le rêve énigmatique du roi Prasenajit: Introduction philologique et historique à l’oniromancie bouddhique”² 的 “Gautama Saṃghadeva (Jùtán Sēngqiétípó)”，具體把含「害怕，恐懼」義的「瞿」（“jù”）當作具四無畏大雄釋尊名字的音譯詞。同一發音在早期的著作裡用較傳統的轉寫法，例如 Mikami Yoshio (三上義夫) 著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³ 第 59 頁的 “Chü-t’an Hsi-ta or Gautama Sidharta”、Lewis R. Lancaster 編著 *The Korean Buddhist Canon: A Descriptive Catalogue*⁴ 第 609 頁的 “Gautama Saṃghadeva (Chü-t’an Pan-lo[sic!]-liu-chih (曇般若流支)”、Graeme MacQueen 著 “The Doctrines of the Six Heretics According to the *Śrāmaṇyaphala Sūtra*”⁵ 第 295 頁的 “Gautama Saṃghadeva (Chü-t’an Seng-chia [sic!]-t’i-po 瞿曇僧伽提婆)” 等等。

實際上，一百二十年前已有西文學術著作將「瞿曇」的音譯中第一音節正確掌握是送氣的，見 Herbert Allen Giles 著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⁶ 第 174 頁的 “Ch’ü t’an hsiu po t’o lo 瞿曇修跋陀羅”。Joseph Needham 在 Wang Ling (王鈴) 合作下所撰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Three: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⁷ 第 37 頁的 “Chhüthan Hsi-Ta”，轉寫方式較奇特⁸，但同樣反映送氣的聲母，等同威

1 收錄於 *Journal of Religion in Japan* 2 (2013) 第 1-28 頁。

2 收錄於 *Revue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2016) 第 165-187 頁，<<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rsr/3218>>。

3 Leipzig: B. G. Teubner, 1912。

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97。

5 收錄於 *Indo-Iranian Journal*, Vol. 27, No. 4 (1984) 第 291-307 頁。

6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05。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8 所以有人乾脆改為 “Chuthan Hsi-ta”，見 Frank J. Swetz、Ang Tian Se 合著 “A Brief Chronological and Bibliographic Guide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收錄於 *Historia Mathematica* 11 [1984] 第 39-56 頁) 第 45 頁。

妥瑪拼音的 “Ch’ü-t’an Hsi-ta”¹ 或近期學術著作多半採取為音譯「瞿曇悉達」的漢語拼音 “Qutan Xida”²。雖然有例子對送氣、不送氣的問題不願表示立場——即 Hoshino Tatsuo (星野龍夫) 著 “The Kingdom of Red Earth (Chitu Guo) in Cambodia and Vietnam from the Sixth to the Eighth Centuries”³ 第 74 頁的 “Q/Jutan 瞿曇”⁴——，也有將 Needham 氏的送氣子音讀成不送氣者⁵，不過認同 “Qutan” 的作者越來越多，例如 Max Deeg 著 “Der Buddha und die *nāgas*: Buddhistische Unterwerfungsmymthen und Regenmagie”⁶ 第 93 頁第 5 注的 “Gautama Prajñārucci (Qutan Banruoliuzhi 瞿曇般若流支)” 或 Kósa Gábor 著 “A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egyik korai kínai fordítása (T02n0109)”⁷ 第 5 頁的 “Gautama Saṃghadeva (Qutan Sengjia[sic!]tipó 瞿曇僧伽提婆 …)”，甚至有漢語拼音

- 1 例如 Christopher Cullen 著 “An Eighth Century Chinese Table of Tangents” (收錄於 *Chinese Science*, Vol. 5 [1982] 第 1-33 頁) 第 19 頁。
- 2 例如 Amartya Sen 著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第 379 頁第 31 注、Licia Di Giacinto 著 2007 年波鴻魯爾大學博士論文 *By Chance of History: The Apocrypha under the Han* 第 28 頁，或如 Christopher Cullen 著 “Chinese Astronomy in a World Context” (收錄於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2877 (2024) 012030 第 6 頁)。Cullen 氏此處的 “Qutan Xida” 自無問題，可是前兩行「迦葉」竟音譯成 “Jiaxie”，頗為驚人。恐怕是大陸簡體字將「葉」形改為「叶」所導致的謬誤。
- 3 收錄於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 84, Part 2 (1996) 第 55-74 頁。
- 4 至於星野氏文第 64 頁所謂「瞿曇」的發音與高棉語 “Stan” 相近，從中古音來看，恐怕只能說其可能性接近零。有趣的是：Paul Wheatley 著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D. 1500*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1) 第 27 頁以及 George Coedés 著、Walter F. Vella 編、Susan Brown Cowing 譯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5) 第 78 頁，都用 “Ch’ü-t’an” 來轉寫這個名字，並在注中提 “Gautama”。
- 5 即 Satyanad Kichenassamy 著 Kim Plofker 氏 *Mathematics in India* 一書的書評 (收錄於 *Indo-Iranian Journal*, Vol. 53, No. 4 [2010] 第 373-381 頁) 第 377 頁的 “Chhüthan Hsi-Ta (Jutan Xida)”。
- 6 收錄於 *Hörin* 15 (2008) 第 91-115 頁。
- 7 收錄於 *Távol-keleti Tanulmányok* 2019/2 第 1-30 頁。

上標示聲調的例子：Yang Gang（楊剛）著“Buddhism’s Knotted Thread (結縷法): Indian Origins and Chinese Adaptations”¹ 第 14 頁參考書目中的“瞿曇僧伽提婆 (Qútán Sēngqié Típó; Gautama Saṃghadeva)”尚可接受²，然而 Francesco Barchi 著“‘To Be Smear’d’ or ‘To Be Attached’? An Investigation of Sanskrit *lip-yate kāmāiḥ* and Pāli *lippati kāmesu* in Light of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³ 第 137 頁的「Qútán Sēngqiétípó 瞿曇僧伽提婆」，「瞿」念成四聲，不知根據何在。參「漢中沙門釋可洪」「依河府方山延祚藏」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一）第廿二冊《賢聖集音義·釋迦氏略譜》「瞿曇」注「上其俱反。」⁴（二）第十六冊《小乘律音義·四分律 第卅二卷》「瞿曇寔」注「上其俱反，中徒南反，下莫瓶反。龍名也。」⁵「其俱反」在《廣韻》收入《上平·十 虞·衢》，「瞿」字解說還特地揭示：「又有瞿曇氏。西國姓。」⁶到了國語的現代音，「其俱反」讀成「ㄑㄩ」(qū)或「ㄑㄩˇ」(qú)⁸，大陸的標準音則為“qú”。參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⁹第七卷第 1261 頁左欄讀“qú”的「瞿」字下第三義項：「瞿曇氏的簡稱。」

- 1 收錄於 *Religions* 15: 906 (2024), <<https://doi.org/10.3390/rel15080906>>。
- 2 當然，外文的名字寫在一起，音譯卻分兩段，不容易理解，但更難以想像的是前一筆字資料中「佛陀耶舍」（Fótuóyěshě）的「舍」讀成三聲。看來也是所謂「簡體字」惹得禍。
- 3 收錄於 *Bhasha*, Vol. 3, Num. 1 (2024) 第 123-168 頁。
- 4 見 K 35.1257.344 b 2。
- 5 同上，380 a 2-3。
- 6 同上，161 c 1-2。此處《音義》的「寔」是「冥」的錯字，參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見 T 22.1428.866 c 5-6）《四分律》卷第四十二《藥撻度》：「彼比丘不生慈心於彼八龍王蛇，以是故為蛇所殺。何等八？毘樓勒叉龍王，次名伽甯，次名瞿曇冥，次名施婆彌多羅，……」（同上，870 c 24-27。）據《大正藏》、*CBETA* 點勘注，「冥」，《宮》、《宋》、《元》、《明》作「寔」。形近而誤。
- 7 見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五年）第 74 頁第 10 行。
- 8 見林尹、高明主編《中文大辭典》（第一次修訂版，普及本）（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二）第六冊第 1164 頁下欄至第 1165 頁上欄。
- 9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

- 15 《翻譯之記》所提 5576 字與《高麗藏》現傳本 5598 字 (不包括經題、譯題) 相比, 差距不大。
- 16 年月日的換算參薛仲三、歐陽頤合編《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¹。
- 17 見 T 49.2034.34 b 2。
- 18 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 「大威燈經」, 《宋》藏作「威燈經」, 《元》、《明》二藏作「威德燈經」; 「經」字後, 《宋》、《元》、《明》載「文殊行經」。
- 19 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 「八佛名號經」, 《宮》本無「經」字, 而《宋》、《元》、《明》三藏作「八佛名經」。
- 20 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 「希有校量經」, 《宋》、《元》、《明》三藏作「校量功德經」。
- 21 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 「善恭敬師經文殊尸利行經合五經并闍」十七字, 《宋》、《元》、《明》三藏作「等各一卷」。
- 22 見 T 49.2034 48 a 8。
- 23 同上, 104 a 11-12。
- 24 同上, 103 c 15-16。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 「制序」的「制」字, 《宮》、《宋》、《元》、《明》諸本作「製」。
- 25 同上, 112 a 18。
- 26 見 T 55.2147.156 a 24。
- 27 參唐「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²《開元釋教錄》卷第七《總括群經錄》「《眾經目錄》五卷」下, 雙行夾注云: 「仁壽二年, 勅請興善寺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見《續高僧傳》。」³往下正文中則細述: 「又至仁壽二年, 勅所司, 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披檢法藏, 詳定經錄。隨類區辯, 總為五分: 《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偽》第五、見闕⁴, 都合二千一百九部、五千五十八卷。別生、疑偽不須抄寫, 已外三分, 入藏見錄。並沙門彥琮綜理裁定。見《續高僧

1 臺北, 華世出版社, 民國 66 年。

2 見 T 55.2154.544 c 12。

3 同上, 550 b 27。

4 乍看之下, 「見闕」二字在此難解, 實指前「五分」加上「闕本」總共有多少部、多少卷。其數目與《〈眾經目錄〉序》下所列資料吻合, 參 T 55.2147.150 b 10-c 1。

傳》。」¹不過兩次提到的「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²《續高僧傳》卷第二卷《譯經篇·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只說：「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眾經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³連「五例」都不全。《開元釋教錄》的說法，實參考《〈眾經目錄〉序》中所謂：「皇帝深崇三寶，洞明五乘。降勅所司，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披檢法藏，詳定經錄。隨類區辯，總爲五分：《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僞》第五。別生、疑僞不須抄寫，已外三分，入藏見錄⁵。至如《法寶集》之流、《淨住子》之類，還同略抄，例入《別生》。自餘《高僧傳》等⁶，詞參⁷文史，體非淳正。事雖可尋，義無在錄。又勘古目，猶有闕本。昔海內未平，諸處遺落；今天下既壹，請皆訪取！所願仁壽長延，法門具足，群生有幸，方益無窮！合成五卷，顯之於左。」⁸下一行獨立的文字，說：「都合二

-
- 1 同上，550c7-13。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區辯」的「辯」，《宋》、《元》、《明》三藏作「辨」。
 - 2 見 T 50.2060.432 a 14。
 - 3 同上，437 b 29-c 3。
 - 4 另參「京師西明寺釋氏撰」（見 T 55.2149.326 a 11）《大唐內典錄》卷第十《歷代所出眾經錄目》第九，在「《隋仁壽年內典錄》五卷」項後有雙行夾注：「京師延興寺釋玄琬傳云：文帝勅大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學士披檢法藏，詳定此錄。」接著分行列出「單本一」、「重翻二」、「賢聖集傳三」、「別生四」、「疑僞五」。最後補述：「右五件，即今京輦通寫盛行。直列經名，仍銓傳譯。所略過半，未足尋之。其序略云：『別生、疑僞，不須抄寫；已外三分，入藏所收。至如《法寶集》之流，《淨住子》之類，還同略抄，例入《別生》。餘有《僧傳》等，詞集文史，體非淳正。事雖可尋，義無在錄。』云云。已如上紀。」（見同上，T 337c7-16。）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重翻」的「翻」，《宋》、《元》、《明》三本作「譯」；「事雖」的「雖」，《大正藏》誤作「誰」，《宋》、《元》、《明》作「難」。至於所謂「京師延興寺釋玄琬傳云」，跟《大唐內典錄》一樣爲「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見 T 50.2060.613 c 19）所撰《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明律篇》雖收「唐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詳見同上，616 a 01-617 c 12），但裡面並無《大唐內典錄》引述的記載。
 - 5 「見錄」，《大唐內典錄》作「所收」。
 - 6 「自餘《高僧傳》等」，《大唐內典錄》作「餘有《僧傳》等」。
 - 7 「詞參」，《大唐內典錄》作「詞集」。
 - 8 見 T 55.2147.150 a 27-b 9。

千一百九部，五千五十八卷。」¹

28 同上，157 b 8-11。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隋三藏闍那崛多譯」八字，《宋》藏本無。

29 分別參 T 55.2154.591 b 3、595 c 9-15。

30 參慶吉祥等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²卷第二，181 b 18、21-22、c 9、15。所謂「諸大乘經」指「五大部外諸重單譯之經」。³《第一義法勝經》與《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歸入其中「大乘諸經」⁴，編號分別為 280、281⁵。

31 見 J 32.B271.10 a 2。

32 同上，13 b 1-11。

33 參呂澂《呂澂佛學論著選集》⁶第三冊《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第 1677-1678 頁。含二四九部經的《寶積部》中，《第一義法勝經》、《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分別編為第 216、217 號。

34 見 L 143.1608.569 b 1-4。

35 參見 J 32.B271.13 b 1-11。

36 吉藏的《〈勝鬘〉寶窟》卷上之未解釋「宋中印度三藏求那跋陀羅譯」⁷《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廣經》所謂：「爾時勝鬘及諸眷屬頭面禮佛，佛於眾中即為授記：『汝歎如來真實功德，以此善根，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為自在王，一切生處常得見我，現前讚歎如今無異。』」⁸針對「劫」字，發揮甚多。其中也出現「火劫」⁹一語，所以設計相關問答說：「問：何故火劫起燒世界耶？如《第一義法勝經》說：『佛欲示眾生，令知時節；又示眾生

1 同上，150 b 10。

2 收錄於《法寶總目錄》第二冊，編 25 號。

3 見同上，192 a 6。

4 見同上，192 a 7。

5 見同上，195 c 9-13。

6 濟南，齊魯書社，1996。

7 見 T 12.353.217 a 5。

8 見同上，217 b 11-14。據《大正藏》、*CBETA* 勘勘注，「授記」的「授」，《高麗藏》、《大正藏》、*CBETA* 作「受」，茲從《舊宋》、《宋》、《元》、《明》、《知恩院》諸本。

9 見 T 37.1744.18 b 13-14。

業果成壞；又示眾生有劫火起，令其畏劫火故，預修善法。」¹至於《第一義法勝經》的文字，吉藏無疑略引以下經文：「佛言：『大仙！若使如來不放劫燒²，一切眾生不知時節，不識劫名，不識鬪時，不識善時。大仙！當知：若使如來不放劫燒，若善、不善業果報異，皆無知者。又復——大仙！——應知：此是如來方便放劫盡燒。大仙！當知：諸眾生等信劫盡燒，畏當燒故，皆攝福德，信於如來。』」³

- 37 《〈法華經〉三大部補注》卷第十處理專有名詞的譯詞問題，在「經云『彌樓山』」下說：「有人謂：『彌樓』，此云『光明山』，即七金山也。金色光明故云耳。若準《第一義法勝經》，云『須彌樓山』，則『彌樓山』是『須彌山』也。」⁴相關經文原來是：「爾時大仙光明炬言：『世尊！我光明炬自從今日求一切智。世尊！若一大劫爲一日夜，數如是日三十爲月，數如是月十二爲歲，數如是歲以成一劫——世尊！——我寧如是無邊劫中常住火坑；須彌樓山高大乃至阿迦尼吒，我寧如是無邊劫中在彼山上念念自墮，投身在地，如劫火燒，五處熾然；我寧如是無邊劫中常以如是五火自炙，——世尊！——我寧忍受如是等苦，而終不能捨一切智！求一切智因緣精進，我不休息！』」⁵宋「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⁶《翻譯名義集》卷第三《眾山篇》第二十九「彌樓」下所謂：「有人謂：『彌樓』，此云『光明』，七金山也。金色光明故。若準《第一義法勝經》，云『須彌樓山』，則『彌樓』是『須彌山』舊譯。」⁷《翻譯名義集》無疑改寫了《〈法華經〉三大部補注》，而明朝「皇明吳興後學沙門廣莫參訂、皇明夏官大夫攜李袁

-
- 1 同上，18 c 28-19 a 2。據《大正藏》、CBETA 輯勘注，「故火」的「火」，該書底本——東山天皇寶永元年（約當西元 1704 年）刊、忠校宗教大學藏本——注明有本作「大」，而其輔本鎌倉時代寫、宗教大學藏本確實作「大」；「預修」的「預」，底本注明有本作「顧」。
- 2 爲維持四字句格式，「放劫燒」後省略「火」字，參《第一義法勝經》：「希有——世尊！——放劫燒火，無一眾生劫火所燒！」見 T 17.833.881 a 20-21。
- 3 同上，881 a 5-10。
- 4 見 X 28.586.318 b 24-c 3。
- 5 見 T 17.833.882 b 9-18。
- 6 見 T 54.2131.1093 c 8。
- 7 同上，1098 c 19-21。

黃閱正」¹《楞伽經》參訂疏》卷第一²與「上天竺講寺住山比丘一如集註」³《法華經》科註》卷第六⁴又明文引《翻譯名義集》。

- 38** 「東晉天竺三藏佛跋陀羅譯」⁵《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六《十地品》第二十二之四《第九地》說：「是菩薩知：諸習氣有起、不起，隨所生處有習氣，隨眾生行有習氣，隨業、煩惱有習氣，善、不善、無記有習氣，離欲有習氣，隨後身有習氣，次第隨趣有習氣，久遠不斷持煩惱業，離則無法，皆如實知。」⁶針對此段，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卷第十四解釋：「第十『是菩薩』下，知習氣行稠林。中有十：初一是因習氣，謂過去所作善、惡等業，彼習氣與今現果或同現起，或不同起，故云『有起、不起』。二是果習氣：『道』謂六道，『薰』是彼習，如從天來，今猶鮮淨等。廣說道習，如《大威燈光仙人所問經》內應知。故云『隨所生』等。三是緣習氣：親近眾生薰，如近善人，即便善等。故云『隨眾生』等。……」⁷在此不諧調的是：果習氣的釋義中突然冒出經文並沒有的「道」字。這是受「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⁸《十地經》論》的影響，因為《論》裡經文開頭說「是菩薩如實知習氣行、不行差別相，隨道生處熏有習氣……」⁹而《論》闡述為：「二、道熏差別，如經『隨道生處熏有習氣』故。」¹⁰
- 唐代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深受《探玄記》的影響。參其《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第四十三：「別中十種差別：一、與果現在、非現在差別，謂：過去善、惡業因與今現果同起名『行』，不同起名『不行』。如人行施，今得人身，亦常好施等。此即因習。二、隨趣熏者，道熏差別：如從天

1 見 X 18.332.4 c 12-13。

2 同上，7 c 7-8。

3 見 X 31.607.303 a 3。

4 同上，305 c 13-15。

5 見 T 9.278.564 a 4。

6 同上，568 b 23-27。

7 見 T 35.1733.369 b 20-27。

8 見 T 26.1522.186 a 26。

9 同上，188 c 18-19。

10 見同上，188 c 26-27。據《大正藏》、CBETA 輯勘注，《高麗藏》、《大正藏》、CBETA 的「熏」字，《舊宋》、《宋》、《元》、《明》四藏均作「勳」。

來，今猶鮮淨。廣明道習，如《大威燈光仙人所問經》。此即果習。上二，皆是對過說今。」¹《〈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七十一中，澄觀進一步解釋：「《疏》『如《大威燈光仙人所問經》』者，彼云《問疑經》。此仙爲首，廣有問答。末後諸仙問此義云：『眾生義持，猶如流星，各各別異。云何得成真實聚集？』下取意引：『佛言：「無時、方、處，而得聚集。過一乘已，菩薩地中方得聚集；無餘涅槃中方得聚集，如百川歸海。」又云：「我雖說煩惱平等中得聚集，亦非聚集。如風吹蟲，聚在一處，風息還散。眾生亦爾：業風吹聚，地獄、餓鬼等處，業盡還散。」又問意云：「先同在六道，後人中相遇。云何得知先來聚集？」佛言：「大仙人！所有眾生若相見時，心不歡喜，生嗔結恨，或時頭痛，或時失禁大小便利。當知：是輩已於先世地獄之中曾聚集相。」又問：「若先世曾在畜生中，有百千萬身一處者，云何可知？」佛言：「彼生人中，各相見時，結成嗔怨，常覓其便：『我當何時覓得其便？』即畜生中曾聚集相。若餓鬼中來，常樂臭穢，復多貪食。設欲與他，心不去離，生惱貪著。或復見彼富貴、勢力，心生嫉妒；復常欲得他人財物。若有先世同在人中曾共一處者，於現世中若相見時，更生欲心。若有先世共在天中，若相見時，各以眼道遠相攝取，共相眷愛。」仙人聞此，稱讚如來是一切智。』」²《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相關原文見 T 17. 834.886 a 13-c 4。

[39](#) 見 Y 37.35.911 a 3-4。

[40](#) 在八世紀末、九世紀初的西藏，這三位學者往往合作，將眾多釋典翻成藏文。³至於有哪些典籍爲勝友與他人共同所譯、後來收錄《甘珠爾》與《丹珠爾》，可參 Peter Skilling 著 *Mahāsūtras: Great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1 見 T 35.1735.830 c 4-10。

2 見 T 36.1736.568 b 21-c 16。據《大正藏》、CBETA 輯勘注，「所問經」三字，德川時代刊、今津洪嶽氏藏本（所謂甲本）無；「諸仙」的「仙」後，甲本有「同」字；「而得」，甲本作「而持得」；「便利」的「利」，甲本作「痢」；「有百千」的「有」，甲本無；「常覓」的「覓」，《大正藏》作「見」，茲從甲本。

3 參 Michael Zrenner (ལྷུ་མ་བཟུང་འཇིགས་བླ་མ་) 著漢堡大學 2022 年博士論文 *Vijñapti, Avijñapti, and Avijñaptirūpa in the Sphuṭārthābhīdharmakośavyākhyā: A text-based Analysis of Yaśomitra's Interpretation of Vasubandhu's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IV.1-8.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notated Translation Prepared from Sanskrit and Tibetan Sources* 第 52 頁第 204 注。

Volume II¹ 第 148-161 頁。

- [41](#) 漢、藏譯本古時還有再譯本，即譯自藏文的蒙文本 *qutuy-tu ünemleküi nomiyar teyin böged ilayuy-san neretü yeke kölgén sudur*² 以及譯自漢文《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的滿文本 *fucihi nomulaha amba horonggo dengjan i eldengge endurin i kenehunjere be fonjiha nomun*³。
- [42](#) Nanjio Bunyiu（南條文雄）編著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the Sacred Canon of the Buddhists in China and Japan Compiled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⁴ 第 62 頁左欄在“Fo-shwo-ti-yi-i-fâ-shan-kin”（《佛說第一義法勝經》）與“Fo-shwo-tâ-wêi-tan-kwân-sien-zen-wan-i-kin”（《佛說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二修多羅下都注明“Paramârthadharmavigaya-sûtra”的梵語書名，中文的經題則分別譯作“Sûtra spoken by Buddha on the excelling of the law of the first (or highest) meaning”、“Sûtra spoken by Buddha on the question of doubt asked by the Rishi Great-powerful-lamp-light”。
- [43](#) 參慶吉祥等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第二。⁵
- [44](#) 無論寫本抑或刊本，雛形藏經⁶、地方藏經⁷或正式的《甘珠爾》，目錄中有本經的記載。以寫本為例，甘塔拉藏雛形藏經中甚至收錄兩種，分別是第十七函第三經⁸與第三十五函第五經⁹；原普札寺藏地方性藏經進而編入三種，即

1 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7。

2 參 Louis Ligeti 著 *Catalogue du Kanjur Mongol Imprimé. Volume I: Catalogue* (Budapest: Société Körösi Csoma, 1942-1944) 第 269-270 頁第 1003 號。

3 參 *Catalog of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ila.edu.tw/manchu/catalog.php>, 15.6.2025>)。

4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883。

5 見《法寶總目錄》第二冊，195 c 7-8。

6 即英語所謂“proto-canon”。

7 英語的“local Kanjur”。

8 見 Helmut Tauscher 著 *Catalogue of the Gondhla Proto-Kanjur*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2008) 第 42 頁的 *'phags pa don dam pa'i chos kyi rnam par rgyal ba z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第七十二函第二經¹、第八十函第二經²與第八十九函第九經³；拉達克誰宮藏正式《甘珠爾》則單收錄一種，即第六十二函第一經⁴。

45 UCSB Buddhist Studies Translation Group-2 所譯 *Victory of the Ultimate Dharma* 於 2021 年初版，目前（2025）是 1.1.10 版。⁵

46 茲所謂「十種法行」，看來是瑜伽行派論典最具體說明的，例如《瑜伽師地論》卷第七十四《攝決擇分·菩薩地》：「復次於大乘中有十法行，能令菩薩成熟有情。何等為十？謂：於大乘相應菩薩藏攝契經等法，書持，供養，惠施於他。若他正說，恭敬聽聞，或自翫讀，或復領受；受已，廣音而為諷誦，或復為他廣說開示，獨處空閑，思量觀察，隨入修相。」⁶或如《中邊分別論》卷下《無上乘品》：「此思惟修行者，十種正法行所攝持應知。何者十種法行？『書寫供養施 聽讀及受持 廣說及讀誦 思惟及修習』。大乘法修行有十：一、書寫，二、供養，三、施與他；四、若他讀誦，一心聽聞；五、自讀，六、自如理取名、句、味及義；七、如道理及名、句、味顯說；八、正心聞誦；九、空處如理思量；十、已入，意為不退失故修習。」⁷

9 同上，第 99 頁的 '*phags pa don dam pa'i chos kyi rnam par rgyal pa z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1 見 Helmut Eimer 編著 *Location List for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Phug brag Kanjur*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3) 第 21 頁左欄編號 199 的 '*Phags pa don dam pa'i chos kyi rnam par rgyal ba z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2 同上，第 24 頁左欄編號 232 的 '*Phags pa don dam pa'i chos rnam par rgyal ba z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目錄在“chos”後方括弧中補充“kyis”。

3 同上，第 31 頁左欄編號 321 的 '*Phags pa don dam pa'i chos kyi rnam par rgyal ba z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目錄在“rgyal”後括弧中注明“for: rgyas”。

4 見 Markus Viehbeck、Bruno Lainé 合著 *The Manuscript Kanjur from Shey Palace, Ladakh: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2022) 第 168 頁的 འཕགས་པ་དོན་དམ་པའི་ཚམས་ཀྱི་རྣམ་པར་རྒྱལ་བ་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5 <<https://84000.co/translation/toh246>>, 27.1.2025。

6 見 T 30.1579.706 c 22-27。

7 見 T 31.1599.461 a 24-b3。

另參《顯揚聖教論》卷第二《攝事品》¹。以上三論，均出自玄奘之手。另有一年代較早，「堅意菩薩造，北涼三藏法師道泰等譯」²的《入大乘論》，在卷上《義品》中介紹「菩薩十行」後，補充了一句話，值得注意的：「第八者是菩薩聞慧，第九者是菩薩思慧，第十者是菩薩修慧。」³

[47](#) 84000 的 *Victory of the Ultimate Dharma* 與此處的 *Victory through the Ultimate Dharma* 僅差一虛詞 (“of”/“through”)，但意義頗不相同，無疑反應藏譯本經題中 “kyi”/“kyis” 的差異。俄語的 Полная победа наивысшей Дхармы⁴，結構如前者，不過用形容詞 “полная” (「圓滿的」，「徹底的」) 來修飾 “победа” (「勝利」)，用意似要特地強調 “vijaya” 的 vi- 或 “ལྷན་པར་རྒྱལ་བ་” 的 ལྷན་པར་。比它早一百多年的德語翻譯 “die erhabene Gewinnung der Lehre des höchsten Sinnes”⁵，明顯想照顧同一細節，所以藉由形容詞 “erhabene” (「高尚的」，「殊勝的」) 描繪 “Gewinnung” (「獲得」)。不僅如此，英譯的 “ultimate” (「究竟的」) 及俄語的 “наивысшей” (「至上的」)，都用單一形容詞來趨譯 “དོན་དམ་པའི་”，而德譯則模仿原文名詞加形容詞的搭配，說 “des höchsten Sinnes” (「無上的意義」)。

[48](#) 見 José Ignacio Cabezón、Penpa Dorjee 合著 *Sera Monastery* (So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s, 2019) 第 80-81 頁第 160 注。

[49](#) 見 T 17.833.883 b 8-10。

[50](#) 見 T 17.834.888 a 17-20。

[51](#) 二十世紀上半葉，印度學者 Bimala Churn Law 撰寫數部研究南亞佛教的著

1 見 T 31.1602.491 a 14-25。

2 見 T 32.1634.36 a 22-23。

3 參見 T 32.1634.39 c 21-40 a 6。

4 見 А. В. Зорин、Б. Л. Митруев、С. С. Сабрукова 與 А. А. Сизова 集，А. В. Зорина 編 *Каталог Сочинений Тибетского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анона из Собрания Ивр РАН. Вып. 2: Индекс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019) 第 144 頁第 912 項。

5 見 Hermann Beckh 編著 *Verzeichnis der tibetischen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Erste Abteilung: Kanjur (Bksh.hgyur)* (Berlin: Behrend & Co., 1914) 第 54 頁左欄。

作，貢獻不小，包括介紹錫蘭史籍的 *On the Chronicles of Ceylon*¹。有關 Law 氏所參考之 *Nikāyasaṅgraha* 一書的著作年代，近期學術作品中說法紛紜。部分學者不表示任何態度，如 Sumudu Dharmarathna 著 “Discontented Categories: Theravāda and Mahāyāna in the History of Sri Lankan Buddhism”² 第 10 頁、Alastair Gornall 著 *Rewriting Buddhism: Pali Literature and Monastic Reform in Sri Lanka, 1157–1270*³ 第 57 頁第 38 注、Sonya Rhie Mace 著 “Clearing the Course: Folio 348 of the Nepalese *Gaṇḍavyūha-sūtra* in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⁴ 第 12 頁、Matt Orsborn 著 “Śrāvaka Ordination in a Mahāyāna Embrace: Triple Platform Ordination in Chinese Buddhism”⁵ 第 129 頁，另一部分學術著作裡則注明其年代，如 Kellie Marie Powell 著 2018 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論文 *Rituals and Ruins: Recovering the History of Vajrayāna Buddhism in Sri Lanka* 第 6 頁說是十二世紀的作品。

不過大部分指出年代的作者主張十四世紀，諸如 Bhikkhu Anālayo 著 “The Revival of the *Bhikkhunī* Ord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āsana*”⁶ 第 123 頁、Petra Kieffer-Pülz 著 “The Relation of the *Saccasaṅkhepaṭīkā* Called *Sāratthasālinī* to the *Vinayavinicchayaṭīkā* Called *Vinayasāratthasandīpanī*”⁷ 第 197 頁、Benjamin Schonthal 著 “Buddhist Law beyond the Vinaya: Monastic Constitutions (*Katīkāvatā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Colonial Sri Lanka”⁸ 第 193 頁第 18 注與 Max Deeg 著 “The ‘Fearless Mountain’ That (Almost) Disappeared: Looking for the History of the Abhayagiri-vihāra in Sri Lanka”⁹ 第 50 頁第 210 注，或者較具

1 Calcutta: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947。

2 收錄於 *The Journal of Studies in Humanities*, Volume 4 (II) (2018) 第 1-14 頁。

3 London: UCL Pres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20。

4 收錄於 *Religions* 2020, 11, 183。

5 收錄於 *Pacific World*, 4th ser., no. 2 (2021) 第 129-171 頁。

6 收錄於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ume 20 (2013) 第 110-193 頁。

7 收錄於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35.1-2 (2018) 第 189-223 頁。

8 收錄於 *History of Religions* 60(4) (2021) 第 287-324 頁。

9 收錄於 *Acta Asiatica Varsoviensia* 37 (2024) 第 5-66 頁。

體說是十四世紀末，如 Peter Skilling 著 “Scriptural Authenticity and the Śrāvaka Schools: An Essay towards an Indian Perspective”¹ 第 24 頁、Sven Bretfeld 著 “‘Theravāda’: Sectarianism and diversity in Mahāvihāra historiography”² 第 28 頁，甚至於非常篤定地說成書是西元 1390 年的事，即 Philip Carroll Friedrich 著 2020 年賓州大學博士論文 *Merchants, Ministers, and Monks: Making Buddhist Power and Place in Medieval Sri Lanka* 第 28 頁，但也有認定較寬者：Nikāyaśaṅgraha 是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之間完成的史書，即 Péter-Dániel Szántó 著 2012 年牛津大學貝里歐學院博士論文 *Selected Chapters from the Catuspīṭhatantra: (1/2) Introductory study with th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chapters* 第 38 頁。至於 Law 氏自己的看法，他肯定 Nikāyaśaṅgraha 是 Vīrabāhu 王二世在位時寫的，而該王登基於西元 1396 年。³然而據 S. Paranavithana 著 “Religious Intercourse between Ceylon and Siam in the 13th-15th Centuries”⁴ 第 204 頁，Vīrabāhu 王二世執政大約只到 1397 年。果真如此的話，Nikāyaśaṅgrahaya 看來是兩年以內寫成。這些年代方面的問題，希望 Sven Bretfeld 教授預計今年（2025）底完成的 Nikāyaśaṅgrahaya 新譯本⁵裡可以順便解決。

Nikāyaśaṅgrahaya 提及假借佛教的外道時，說其中的 Vajraparvata 編寫了 Mā-

-
- 1 收錄於 *The Eastern Buddhist* 41/2 (2010) 第 1-47 頁。
 - 2 收錄於 Stephen C. Berkwitz、Ashley Thompson 合編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ravāda Buddhism* (Oxon/New York: Routledge, 2022) 第 15-42 頁。
 - 3 見上引 Law 著第 27 頁。C. M. Fernando 原英譯、Mudaliyā R. W. F. Gunawardhana 修訂並撰導論等、1908 年由 H. C. Cottle 於 Colombo 出版、2020 年再度經 Ānandajoti Bhikkhu 修訂的 *The Theravāda Lineage: The Nikāya Śaṅgrahaya or Sāsānāvātāra by Saṅgharāja Dharmakīrti, being 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Ceylon* 第 31 頁同樣提到 1396 年。
 - 4 收錄於 *The Journal of the Ceylo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Vol. 32, No. 85, Parts I., II., III., and IV (1932) 第 190-213 頁。
 - 5 參巴利聖典協會 *Current Projects in Pali Studies* 網頁 (<<https://palitextsociety.org/current-projects-in-pali-studies/>>, 16.7.2025)。

yājālatantra 等許多密續，包括一部 *Parāmarda*。¹ Law 氏認為後者可以參考（一）藏文藏經《續部》的 *Paramādi-tantrabhāṣitā pañcadaśāpatti* 以及（二）中文藏經南條目錄編號 210、211 的 *Paramārthadharmavijaya sūtra* 與編號 1084、1089、1101 的 *Paramārthasamvritinirdeśa sūtra*。² 問題是：《究竟義法勝利經》跟密續了無關係，而另外三部南條氏擬名為 “*Paramārthasamvritinirdeśa sūtra*” 的典籍分別指《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寂調音所問經》、《清淨毘尼方廣經》，在《大正藏》相當於《經集部》編號 460 及《律部》編號 1490、1489 的三本，乍看之下，性質與密續也迥然不同。要思考相關問題，上引 Skilling 氏大作 “*Scriptural Authenticity and the Śrāvaka Schools: An Essay towards an Indian Perspective*” 第 24-27 頁的討論頗具參考價值。

1 參上引 Fernando et al. 著第 74 頁。

2 參上引 Law 著第 69 頁。

2024 年臺灣及日本參學之觀感

王堯仁

美國加州洛杉磯法光寺信眾一行三十餘人，經姚立寧師姊及何森林、陳輝煌兩位師兄策劃，在禪光法師率領之下，因緣俱足，於今（2024）年三月下旬返回臺灣及前往日本參學，並參訪許多名勝古蹟。參學足跡在臺灣主要是下列曹洞宗如學法脈寺院：臺北法光寺、五股智光禪寺、南投碧山巖寺、芬園祥光寺、嘉義水上法雨寺、雲林宏和寺、彰化南山寺及日月潭玄光寺等等。日本方面，則涵蓋本州和四國兩大區域。本州有京都清水寺、彥根城、福井縣永平寺、京都府之天橋立和岡山縣之倉敷美觀等，四國是鳴門渦潮、栗林公園、金刀比羅宮、雲邊寺、道後溫泉街、松山城和今治市毛巾美術館等。旅途十分愉快，成果豐碩，觀想如下。¹

壹、緣起

美國加州洛杉磯法光寺住持師父禪光法師，緬懷及有感於開山祖師如學禪師的教誨與創寺之不辭勞苦，三十餘年來，不時興起參學於永平寺²之意願，又因種種因緣不足，直到今年才能成行。本文以下先簡介如學禪師生平事蹟，接著是師父所舉辦或促成的一系列紀念活動：洛杉磯法光寺紀念法會及臺灣曹洞宗如學法脈寺院和日本參學之旅，最後是臺、日兩地參學之觀感。

貳、如學禪師生平事蹟簡介

如學禪師於 1913 年出生在現今新竹市。1932 年高等科女校畢業後，即到新竹青草湖一同寺，依止玄深上人出家，法號如學。同年負笈東瀛，先就讀於名古屋女學林，四年後再赴東京駒澤大學佛教科深造，同時親近日本曹洞宗澤木興道禪師習禪。1938 年經由澤木興道禪師介紹到京都白毫女叢林修行。1940 年自駒澤大學佛教科畢業後，返臺加入弘法利生之行列。1944 年開始整頓至今有 272 年歷史的南投碧山岩寺，包括 1963 年八七水災後的重建。禪師中興了碧山岩寺之後，爲了進一步廣泛安僧度眾，先後又創建臺北法光寺、五股智光禪寺和洛杉磯法光寺。

禪師一生除了接引信眾之外，時時刻刻都爲教育下一代僧侶努力³並獻身於培訓和造就「解行並重」的弘法人才與師資。總之，禪師六十載春風化雨，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只爲弘法利生及輔助佛教慧命長住奉獻，不遺餘力，真是一位令人永遠懷念的先輩師長。⁴

參、美國洛杉磯法光寺紀念法會

禪師圓寂於 1992 年元月卅日。師父爲了緬懷開山祖師法乳恩深，於每年陰曆 12 月 26 日於美國洛杉磯法光寺舉行紀念法會，誦《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肆、臺灣曹洞宗如學法脈寺院參學之旅

「如學法脈」，顧名思義即是上述禪師創建的四大寺院及弟子們在

外弘法利生的獨立寺院——芬園祥光寺、嘉義水上法雨寺、雲林宏和寺及彰化南山寺。⁵參學開始於法光寺，接著是智光禪寺、碧山岩寺⁶、祥光寺、法雨寺、宏和寺及南山寺。除了祥光寺外，到了每一寺院，師父首先率領我們禮佛三拜，並簡略開示及頂禮住持法師。因為師父是長老，住持法師們很客氣，只是簡短的致辭歡迎，隨後贈送豐厚的伴手禮。到了第二天下午離開南山寺後，人人都是滿載而歸。一般而言，在市內的寺院格局有所局限，郊外則開拓寬廣，例如碧山岩寺及智光禪寺，比較上顯得氣魄非凡，但是座落在市內的法光寺除了一定的格局外，能鬧中取靜，且具有世外桃源的氣氛，不失為禮佛禪修的好去處。

旅遊日月潭是爲了參拜玄光寺，但是身爲臺灣人，七十幾年來第一次旅遊，內心很是興奮與激動。其實，我們都很清楚：日月潭不能和五大湖在大小和氣魄上相較量，其大小似乎與住家東邊兩小時車程的 Big Bear Lake（大熊湖）差不多。由於遊子思歸的心結之強化，熙來攘往的許許多多遊艇和岸邊旅客及店家的喧鬧也一時掩蓋了心中以往對大熊湖之寧靜與清徹的嚮往。總之，我們深深地以爲日月潭在此時此刻對臺灣人有一定的美好和媚力，這是不可否認的緣生法。

在玄光寺內對玄奘大師頂禮膜拜，內心極大欣喜。後生晚輩得「乘涼之便」之餘，對大師一生不惜性命地西赴印度取經及返國後不餘遺力地譯經，心中無限佩服與感激。同時，師父爲了嘉惠信眾，並加強對大師的豐功偉業有進一步的認識，特別爲信眾在美國洛杉磯法光寺座落的當尼市（Downey）安排觀賞一齣電影——《大唐玄奘》——描述玄奘大師赴印度取經的過程。這兩種不同的活動在太平洋兩岸異地相呼相應，有異曲同工之妙。

伍、日本之參學與旅遊

日本之旅，整體如上所述。我們在大阪的人工島關西空港機場入關。基本上旅遊足跡呈現出一「∞」字形，主要活動有六天。下面就從第一天活動開始描述。

第一天：重點就是清水寺。這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訪客很多，各色各樣，十分擁擠。不少日本和國際訪客穿著各種不同圖案、顏色的和服來來往往，增添許多樂趣。正殿「清水舞臺」供奉千手觀音立像，進入正殿不能穿鞋。寺院建築上的結構是榫接，不是釘接，令人嘆為觀止。⁷日本櫻花去年比往年晚些日子開，但今年又比去年稍晚一些，只見清水寺的櫻花正含苞待放。我們在古色古香的清水寺，居高遠望古都京都。徐徐清風伴著毛毛細雨的黃昏，別有一番風味。

第二天：在細雨中參觀了「近江第一大神社」之多賀大社，然後「脫鞋」逛了彥根城的天守閣。午餐後繼續拜訪永平寺。永平寺三面環山，寺內古木參天，潺潺流水，綠意盎然，處處瀰漫著清涼、祥和與寧靜，有一種「彼岸」的氣氛。⁸離開前，七位團員進住寺內，作一天的參學。永平寺和清水寺一樣，兩者都要求信眾入寺院內需脫鞋參訪。古寺古色古香，亦無近代光鮮亮麗的畫棟雕樑及琉璃瓦，充滿類似《雜阿含經》帶給學者一股質樸的感覺。不同的是：清水寺是建立在一塊等高的平地，而永平寺建立在一群小山中，各個大殿的交通，都有封閉的走廊連通，一天內上山下山的次數很多。另外，在參訪期間，清水寺似乎不會與任何一位僧侶會面，而在永平寺則隨時隨地可以和迎面而來的比丘碰頭。比丘們相貌祥和，不苟言笑，十戒執持很好。

第三天：早上 9 點過後，將七位從永平寺出關的團員接上車後，即

在福井縣內搭乘纜車，登上梅丈岳山頂公園。從山頂遠眺「三方五湖」及日本海若峽灣，風景動人，美不勝收。接著的風景勝地是京都府北部的天橋立和伊根町的舟屋。至此完成「∞」字形的右半圓。

第四天：開始進入四國遊覽，也就是「∞」字形的左半圓。從本州到四國是經由明石海峽大橋，途中觀看了「鳴門渦潮」。午餐前參觀了四國最著名的庭園——栗林公園。公園內小橋、流水、涼亭、松林錯落有致。四季有特殊的景像由天然和人工景物融為一體，很有深度。我想住家左隣，San Marino 市區中的 Huntington Library 內的日本館真是栗林公園的縮小版。最後參觀的是無數日本人一生所祈求、圓夢的願望，即一生最少一次參拜座落於香川縣仲多度郡琴平町的金刀比羅宮。來此拜訪最具有挑戰性的是：欲登上金刀比羅宮，先得爬上 365 級石階，才能到達神社大門，然後從神社大門需爬上 785 級石階，才能到達本宮，或 1368 級石階，才能到達奧社。大部分團員都抵達本宮，令人欣慰。

第五天：今天首先到香川縣觀音寺市，搭乘號稱日本最大規模的「雲邊寺纜車」，到雲邊寺參拜。無論從纜車中或山上，或山上的一尊巨大菩薩的頭頂，都有全方位三百六十度的視野來觀賞瀨戶內海及香川縣。雲邊寺是弘法大師空海於 1200 年前所開創的巡禮之路第 66 號，亦是其中最高的寺院。大師的「四國遍路」總共有 88 處寺院。雲邊寺除了供奉千手觀音坐像的寺廟本院以外，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園區內環繞著的五百羅漢石像——每尊羅漢表情、姿態，皆不同——座落在山林的繡球花樹叢間。

下山後，接著用午餐。當遊覽車剛駛入餐廳的一剎那，那時一幕幕感人的鏡頭呈現在眼前，即數位工作人員持著臺灣的國旗歡迎、呼喊。臨走前歡送時更熱情：除了數位工作人員的送別之外，老板娘還上車穿著挺臺的 T 恤，用生硬的中文唱歌，與大家「結善緣」。真是溫馨的款

待！離開了溫暖的餐廳，我們隨興走過德島縣號稱日本三大奇橋之一的祖谷葛藤橋。當晚很有趣的是：我們下榻的旅舍對面居然是日本天下第一古湯——道後溫泉。

第六天：早晨搭纜車登上日本三大連立式平山城之一的松山城。有別於第二天的彥根城的是：前者的主要天守閣和旁邊的數個小天守閣互相連接，很是壯觀。中餐的餐館和毛巾美術館（知名品牌毛巾暢貨中心）在同一建場。毛巾美術館內乾淨俐落，陳列了許多用毛巾作成的人、物、字畫、風景等，從平面到立體，把日本人所有的創造力、敬業、謹慎與細膩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實，日本從明治維新和伊藤博文首相及福澤諭吉先生等推行的全面西化及基礎教育普及化，到戰後麥克阿瑟將軍的政治改造，形成君主憲政之後，現今已如同美歐各國一樣，是一個開放、自由民主、法治為本體，且建立在市場經濟體系的國家，從 2000 年以來在科技的本土諾貝爾獎得主有 20 位。

下午在返回神戶途中順道遊覽岡山縣倉敷市的倉敷美觀地區。這是一條長 1.5 公里，寬 10 米，兩岸滿是楊柳的倉敷川運河，而且兩岸還保留著江戶時期的建築風格之觀光景點。遊客很多，人潮洶湧，熱鬧非凡。返回神戶旅舍後，就準備次日到大阪搭機返臺，圓滿旅日之遊，也就是回到了「∞」字形的原點。

陸、參學之觀感

此次參學是師父醞釀三十多年而成行，其中涉及美、臺、日三地。筆者人微言輕，且篇幅制限，加上已在上述景點介紹時抽樣地稍稍作些注解及簡評，以下就將未言及的觀感與有關細節概略搜集成兩個項目來說明。

甲) 永平市掛單一天：一、其功課表：報到後，安排住宿。簡要說明後，就是沐浴。⁹接著是傍晚的藥石。稍少休息後，就是上課和打坐，然後就寢。次日清晨 3:50 起床，打坐；5:30 在大殿參加早課，7:30 小食，9:00 下山。

二、下山後，師父的感言是：永平寺的行、住、坐、臥和開山祖師所教導的大同小異。真是肺腑之言，畢竟是同一脈絡和傳承。例如用齋前後的偈誦，內容幾乎完全相似。

三、早晚打坐各一次。用三摩地（Samādhi）來加強守護諸根，顯然是很重要的。

四、餐桌規矩，原則上是一個動作只能食用一種食物。例如：不能一手端著米飯，另一手夾著蔬菜來配飯。這時只能吃飯。想吃菜，得放下飯碗，而端起菜碗。這是一很高明的正知正念的培養與訓練。

五、平時進出，得靠左邊，在日本文化是謙虛的顯現，就如汽車行駛也是一樣。

六、早課開始時，先擊鼓集合眾僧侶。僧侶們行禮如儀，中規中矩，整齊劃一，有板有眼。尤其是經書的發放與收回，可比喻為超級 AI 控制般的出神入化，輕快且無聲無息。還有，這些年輕的僧侶們在寒風刺骨的清晨，赤腳在冰冷的木板上行走，面不改色，而且腳底還是鮮紅一片，可敬可佩。筆者穿兩層襪子加上拖鞋，才勉強撐住。可見學佛還是得趁年輕時，尤其在禪修打坐方面更是如此。

七、等僧侶們就定位後，早課誦經開始。¹⁰由於臺、日兩國文化不同，對同一部經典的梵唄自然有別，不過大體上六部經咒的梵唄十分祥和調順。最引人注意的是唱誦大悲咒之曲調比較突出，帶有一種略微輕快的韻味，個人感覺上有點接近巴哈（Bach）的風格。

八、筆者在大殿一小時的早課，心中十分寧靜，毫無一絲雜念或期待，一直沈浸於一連串之簡樸莊嚴的梵唄和與時俱生之法喜中，真有一些「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之殊勝感。那時心中自忖：實不虛此行，已值回票價！這種境界似乎不亞於《雜阿含經》中所描述的初禪：「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具足初禪。」我們不知與會中多少人在當下進入「未到地定」或「初禪」或以上。末了，此一永平寺的掛單，令人畢生難忘。

乙) 日本及臺灣的觀感：一、七天中最值一提的是 58 歲的司機先生。他很和善，勤快，又敬業。每天除了保持車內的清潔衛生之外，車身外表連輪胎的金屬框架，都勤加以擦拭。我們很快地聯想到《六祖壇經》宗寶本的一偈頌：「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其實，當許多不同公司的遊覽車在停車場內停靠在一起時，從遠處遙望，可能誤解是一遊覽車的新車展。

二、日本人的教育精神是「大我大於小我」，所以公共場所或戶外講話不會喧嘩，處處整齊，乾淨，寧靜。排隊購物、上下車，很考慮他人當下及將來的感受與存在空間。似乎日本人實踐「君子慎獨」或四梵住——「慈、悲、喜、捨」——比我們徹底。

三、臺灣人和日本人都很友善，但是日本人整潔乾淨的文化，卻帶給筆者心理一短暫的震波。也就是，第三天下午在伊根町碼頭上船的一剎那，心頭湧起一個念頭：假如日月潭的水和伊根同樣清澈，而且碼頭和遊船與伊根同樣乾淨，該多好！我想自己太執著了，還是放不下。

四、師父仙風道骨、玉樹臨風，雖然已經是 80 plus years young，在這期間還是參加了大部分的上下坡及階梯，不亞於年輕人，可敬可佩。

五、一般而言，京都府及四國有很多海岸線都很美，很類似淡金公路及萬里一帶。值得一提的是：金山老街，人山人海，喜氣洋洋。一時

有「忘我」的味道，在此除了美食之外，成片的喜氣還給大腦免費增添了健康的多巴胺（Dopamine）。

六、旅途中有兩晚在神戶過夜。感覺上，居民們已完全走出 1995 年大地震的陰霾，可喜可賀！

七、日本人之排隊精神固然可讚嘆，臺灣人也不錯。從高鐵、捷運、公車一直到買燒餅油條、頂泰豐、路口攤的陽春麵等等，都表現得可圈可點。尤其是行車的遵守交通規則，比十年前改進很多。這是法治精神——加上自由民主——的具體表現。我內心深深的認識到：我們國家真有希望！

八、臺北的捷運和臺灣的健保辦得很好，值得嘉許、肯定。臺北車站尖峰時間的人潮堪比四十多年前筆者在紐約大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所見的一樣，但是比較有秩序，乾淨，又不喧嘩。雖然車廂裏外比起十年前的經歷似乎有點老舊，但無常就是無常。

柒、總結

法光寺開山祖師如學禪師，在日據時代和光復初期間「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形態下，能克服萬難，力爭上游，弘法利生。無明凡夫之吾輩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餘，盼能以作好「正知正念」來自勉，因為這是「曹洞宗默照禪」的基本功。「一期一會」，在此很感謝師父的促成和姚立寧師姊及何森林、陳輝煌兩位師兄的協調安排此行，及謝柏見師兄一路上照顧及日語翻譯。筆者無能無德，而有幸參與此次參學及永平寺一天掛單，因緣殊勝、感受萬千。感激之餘，僅以本文來追思紀念開山祖師，並供養曹洞宗如學法脈的法師們、師兄師姊們以及永平寺和藹可親的輔導法師們。最後，感謝師父於百忙之中校閱及修正本文。

附圖：筆者在永平寺用齋的筷子（左）及早課用的經書（右）。



注釋

- 1 因篇幅有限，本文僅集中在上述參學和旅遊重地。至於禪宗之源起、演變、東傳及曹洞宗默照禪或道元禪師之《正法眼藏》和以上所提及之寺院、神社及景點，都頗有名氣。有興趣者請自行上網搜索瀏覽。
- 2 請參閱下述之如學禪師生平事蹟簡介。
- 3 例如選派弟子就讀新竹女眾佛學院或一般的大、中、小學等。
- 4 詳情請參閱《法光》雜誌第二十九期（1992 年 2 月）、《如學禪師永懷集》（法光文教基金會出版於 1993 年 3 月）和禪師膾炙人口的《普勸坐禪儀講記》。
- 5 師父為加強信眾對於此次參學所必備的體力、耐力與正知正念，特別安排臺灣曹洞宗如學法脈寺院參學及智光禪寺舉辦之藥師禪七祈安法會。法會是隨緣，有不少學員響應，參加法會並掛單。
- 6 碧山岩寺的午餐很豐盛，感激不盡。
- 7 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秦就先生著作的《禪味京都》第 64 頁。書內有精闢的描述。
- 8 永平寺的殊勝不是這支禿筆一時可以詳述。有意者請自行 Google 或自行駕臨參訪。
- 9 沐浴使身心舒適、輕安，有助於禪修的提昇與淨化其所生之智慧。參《清淨道論》4.43。
- 10 這時大鼓不用。

創辦 人：如學禪師

發 行 人：禪光法師（郭麗菊）

發 行 所：財團法人法光文教基金會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60 巷 20 號

電 話：(02) 2578-3623 (02) 2577-7920

傳 真：(02) 2577-6609

電子信箱：fakuang@ms49.hinet.net

fakwang@gmail.com

網 址：http://fakuang.org.tw

臉 書：https://www.facebook.com/fakwang01

